

接生婆进了后正房便再没出来,将戏子丢在厢房无人照看,厢房时不时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声;丫环、刘妈等一干下人充耳不闻,提着热水跟着去了后正房。焦躁不安的子卯,来回在堂屋踏着步,清秀的脸庞扭曲走了样。

后正房床上躺着明媒正娶的少奶奶阿菊;阿菊家是方圆百里的户。

子卯爷爷在外经商多年,免不了有账欠在外,这些账一拖就是数年,渐渐收不回来的账成了债。那年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欠债本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随时间推移,那些债渐渐成了呆债、死债,好似梯子爬楼梯,还逐年蹭蹭往上长。

阿菊爷爷收债,自有他独特,超乎常人的手段;他不仅心狠、做事更冷酷无情。一天,他特意挑了个欠了债又叫得特别凶的剃头,双方都不是省油的灯,见面你来我往掐上了。

“好,咱们今天就玩文的。”说完,阿菊爷爷从腰间拔出短刀,猛地往自己大腿上一扎;随即,淡淡地抽出短刀递与对方……

傍晚,阿菊爷爷一跛一拐,将追回的钱轻轻往子卯爷爷桌前一推,令子卯爷爷刮目相看。一来二去,子卯爷爷专门请阿菊爷爷做了他的追债人,两家关系好得似一家,水乳交融。不久,子卯爷爷请弘正法师在清水寺,为他和阿菊爷爷拜了把子。

子卯爷爷年轻时便考取了功名,为官多年,积攒些许人脉,后辞官经商;官商联手,商界的子卯爷爷游刃如股市,牛市熊市通吃。不出几年,生意顺风顺水的子卯爷爷,成了当地富甲一方的豪绅。

与阿菊爷爷拜了把子后,外面的欠债反而少了,俩人喝茶闲聊的日子居多;子卯爷爷便经常带上阿菊爷爷到馆子,点几个菜喝二两,然后溜坑上抽几口。喝着抽足,子卯爷爷完本,叫阿菊爷爷作陪,扔骰子、推牌九。没出三年,子卯爷爷的家产悉数输给了阿菊爷爷。红了眼的子卯爷爷,将子卯押上,赌阿菊爷爷的独孙女做他孙媳妇;那注,他赢了。

“卯郎!”厢房呼声愈加急迫。锅里的水眼看渐少,子卯命厨子赶紧多备些热水,一会厢房的戏子要用。厨子和下人迟滞没动,子卯急了,顾不得体面,到灶屋拿起柴把往灶膛里塞。管家过来劝止,道:“少爷,莫为难下人。太奶奶说了,娘子无情,戏子无义,城里的戏子,怎可入子卯家的门户!此事,她自有安排,家人不得妄为。”

子卯扭头便去禅房求太奶奶,贴身丫鬟,早在大门口候着。

“少爷,太奶奶交代了,她正在佛祖面前祈祷,保少奶奶母子平安,任何人不得打扰。”

爷爷将家业败光后,啰嗦事便上了身,一天也没清闲过;祸事接二连三光顾子卯家。短短几年,不是突得暴病而亡,便是被山



原载《文艺窗》 看水 宾亮雄

散文 原载《攸河文韵》

潞甫,歌舞古风 刘艳春

攸县深田镇潞甫村偏安于五峰山旁,攸县、茶陵、安仁三县交界于此,这里走出了明代著名廉吏蔡槐庭、现代美学大师蔡仪。这两年这个小村庄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火爆出圈。

带着这个村庄出圈是村里的张家冲“门前三小”。青青的草地、遍野的黄桃园、碧波荡漾的水库,古朴的乡村舞台,构成村里的一道风景线。然而,在这道风景中以“村歌社舞”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才是流量的密码。当村里的民间艺人以带着乡土气息的歌舞带给人别样的体验时,藏在泥土里的烟火与清欢,不正是现在人们所缺少的真实感受吗?

千年前,南宋诗人杨万里在攸县新市写下千古名篇《宿新市徐公店》。后人更多的是记诵: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或许这是首诗中描绘的乡村田园景色,太过美丽,以至于人们很少提及这首组诗的第二首:春光都在柳梢头,拣折长条插酒楼。便作在家寒食看,村歌社舞更风流。

那是一个清明前的寒食节,杨万里客居攸县,早春明媚的田园风光让他感受到离家的伤感。凝聚着春光的柳梢头,被店家折来插到酒楼上,迎风摇曳的柳条给人无限的美好,以致让人身处异乡的杨万里无比安心,权当在家过节一般,看村里搭台歌舞也是一种潇洒的消遣。

宋代是一个平民崛起的年代,也就是从那时起平民有了丰富的娱乐生活。宋仁宗时期,音乐舞蹈开始由宫廷大内转向市民阶层,民间各种娱乐场所的建立使得民间艺人表演的艺术形式增多,逐渐形成了带着浓烈生活趣味的“村歌社舞”。音乐舞蹈与生产生活、过节娱乐紧密结合,融入风土人情,在春耕耕作、节日祭祀时,锣鼓箫吹,歌舞相随,热闹非凡。

寒食节的村歌社舞抚平了杨万里客居他乡的忧伤,秋收时的村歌社舞曾让诗人白玉蟾看到了一派丰收景象:“上田稻似下田青,乳鸭儿鹅阵阵行。稻熟酒新鹅鸭夫,村歌社舞贺秋成。”也曾让诗人郭印在元宵节听到了最动人的祝愿:“结陌家家不下帘,春光世界总成莲。村歌社舞欢何处,都道今年胜去年。”还曾让禅宗“活禅”派创始人释宗杲禅师感叹俗世百姓对于佛的虔诚:“说大脱空,荷担佛祖。七八圆全,不成三五。村歌社舞可怜生,引得几儿弄泥土。”

何况历史,掩卷而思。宋人行经人世陌阡,窈窕千年,依然是百媚嫣然,摇曳生风,道不尽他们的风雅与寻常,千年来已活成我们理想中的模样。洗尽铅华,乐映烟火,余音悠长。追慕千年往事,我们依然需要那样的简单平实的歌舞与快乐来宽慰我们的困顿与紧张。

潞甫就这样传承着宋韵遗风,重新在泥土里找寻乡村振兴的文化基因,还原乡村最初的模样。

小说 看水 宾亮雄

匪劫去,生死未卜,偌大的家族,子卯是仅剩的男儿。一贯强势的太奶奶,也被这接踵而至的打击击垮。弘正法师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地藏经》,太奶奶彻悟,皈依了佛门,成了名虔诚的俗家弟子。

“恭喜,子卯家新添女娃一个!”后正房传来接生婆的唱喏。

“请人看了相、占了卦,都测准是个男娃,怎么……”昏厥的太奶奶,被众人抬到通风凉快的天井屋,管家急忙出门去请郎中,接生婆上前掐住太奶奶的人中穴。

“老爷,你的愿望只怕要泡汤了,天要绝子卯家呵!”

“卯郎!卯郎!”当年,子卯在省城念书,寂寞难耐,上戏院去打发无聊时光。那天正演《刘海砍樵》,扮七妹妹的俏女子,风情万种,勾引得子卯神魂颠倒。

哭爹喊娘的叫声从厢房传来,子卯心急火燎,又跑去禅房哀请太奶奶发慈悲,出手救戏子。

“少爷。”管家早候在禅房门口。

贴身丫鬟撩开门帘,跟管家耳语,管家连忙转身安排接生婆去厢房,自己则进了灶屋添柴烧水。一会,火光映红了半个灶屋。

丫环、刘妈提着热水,慌慌张张进了厢房。稍顷,盆盆鲜红的血水被她们端出,大家神情顷刻间紧张起来。

稍稍,脆亮的哭声从厢房溢出。30天后,阿菊一双龙凤娃满月,太奶奶难掩喜悦之情,流水宴席足足开了三天,僚友、亲朋,悉数到场,周边几个村的村民也纷纷前来道贺。

“看水。”管家端盆清水放置门楣正中,照妖镜也悬于门檐上。

戏子犯煞,血崩而亡。厢房所有物件清空,付之一炬,撒上石灰,用五分长铁钉将厢房大门永久封死。

忽然,骚动的人群,自动腾出条路。阿菊爷爷,白发飘逸,哭入大轿,抬着他威风凛凛而来。

圆嘟嘟,胖乎乎的外孙,让他仰天狂笑;随即从胸膛掏出半数房产,地契,置于外孙的襁褓中。

文史

本地特稿

刍议“马王城”的性质 王薛刚

“马王城”是茶陵六座古城之一,历代《茶陵州志》均有记载,但没有说明是什么性质的古城。

1993年县志在“马王城”遗址中记:“亦称‘古城’、‘鼓城’”。但古汉语词典中不见“鼓城”、若从“鼓”与“营”看应是军事性的城堡。因“鼓”有“击鼓使进;击鼓为号”的古代作战情形;“营”则为“军队驻扎的地方”。而记“茶王城遗址”为“境内最早的地方政府所在地。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茶陵侯刘欣所筑。以后建置几变,但宋以前,治所一直在此未迁”。也就进一步肯定了“马王城”非“治”之城,即县城。这一说法若用清同治九年(1870)版《茶陵州志》(下称“同治志”)有关记载来考证,“马王城”应为“县城”。

“同治志”在“官守”篇中记:“唐立知县,龙曜天祐十八年任。五季马(名缺)建治曰:‘马王城’见‘古迹’卷。”

“古迹”卷中记:“马王城,在州东八十里,茶水北岸,一名古城。五代时马氏所筑。今属十五都。”

“杂志”篇中:“江南有芒草,茶陵民采之织履。伊用昌题诗县门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见芒草鞋’。县官及胥吏恣虐(系五代时事)。”

将上述史料作适当地解读和推断就不难知“马王城”的性质。

“治”:“旧称地方政府所在地。如:郡治;府治;县治”(《辞海》)。“五季”就是“五代”的别称,历史上又称“五代十国”:907年唐朝被灭亡后,我国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地域)相继经历梁、唐、晋、汉、周五个短期的王朝(为了和以前的同名朝代相区别,历史上通常在这五个朝代名前加“后”字)的大选,共历53年,史称“五代”。与中原地区五代大同同时,南方分别建立了9个王国,加上北方一个,实际上是地方割据政权,史称“十国”。其中“楚”,为马殷割据湖南,907年,为后梁封地为楚王,都潭州(今长沙),占据南漳、澧、衡、道等二十多个州,包括广西东部。927年后唐又封他为楚王,楚与中原自由通商获利最大。马殷死后,诸子争权,政局混乱,951年被十国中的南唐所灭,楚共历六主,达45年之久。

“马王城”系后唐长兴年间(930—933),楚王马殷之孙马宏芳所筑,故上述“沿革”表中“世世代代”有“五代”(907—960)时期为“茶陵县”,隶属过“潭州”“衡州”“五代十国”时期,南方

相对安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伊用昌作为一个“游学”的士人,来到茶陵县城,不见学校,于是就讥讽茶陵落后,题诗于“县门”。“同治志”记茶陵办学为“五季以前不可考,仍依旧志,断自宋始”,即按明朝和明前的方志,以宋为开始办学,也就是茶陵经济得到发展后,宋代就开始办学了,州城也迁到靠近沅水的今思聪大兴村城门组一带,筑有“金州城”。

以上史实说明“五代”时茶陵是“县”级地方建制。县城就是“马王城”。县志说“茶王城”为治,“以后建置几变,但宋以前一直在此未迁”,不仅在“同治志”上找不到任何记载,也无法立足。“茶王城”筑于公元前125年,到“五代”时已一千多年,那时县级仅能用土筑城墙,这个城能使用这么久吗?按县志观点,应是使用到“金州城”之筑(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才迁治的,“茶王城”至少使用了1133年之久。

若与“金州城”和今称“南宋古城”的州城寿命来比,更说明无法立足。“南宋古城”之筑,当年刘用行著有《筑城记》,明、清修州志都作了附录,也追记了筑城、修葺、展筑、重修实况。刘用行作为“时任荆湖南路属郡丞”亲自经历了全过程才答应作《筑城记》,并为贡成筑城的余公(余峻)和县令刘公(刘子迈)记功,正如他说:“予以属郡丞,谨簿白事,悉知公所功”。筑城前一年,郟县“寇盗窃发”,“金州城”“堦墙既夷,荡无扁销”,“湖南安抚余峻”才令刘子迈另择址筑城。“金州城”实际上也只使用二百多年。

“南宋古城”之筑开始于绍定四年(1231),次年完成,元朝就“益加修葺”,明代又“于城西展筑之”,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因为宋、元、明时按规制县只能“土夯法”筑城,筑泥土城墙,故大学士彭维新在《重修州城记》中说为什么要重修州城,是“距今四百余年矣。石砌殿壁,颓堕几尽,跛脚磨象之所御出入”。即城墙坍塌几尽,跛脚的羊,瘦弱的猪可轻易地出入如常了。重修的城墙为“表里皆石”,即在土夯泥墙的内外侧用条石包砌起来,才保存至今尚存。此时县级可以用砖砌包墙,茶陵用条石,形成独有特色。由此相比,说“茶王城”使用千余年是欠科学的,缺乏应有的考证和通阅《茶陵州志》之嫌。

“马王城”的定性,经上述史料相互印证和合理的推断,结论应该是“县城”,古代的“城”曰:“城池”,“城”指城墙,“池”指护城河,也有设险防守的军事功能,也不能因有“军事”功能这一点而排除行政管理功能。

史话

聂荣臻用鱼肝油在监狱中救活一个人

在今天,顺直已经是一个消失的地名。但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它却非常有名。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经建立了“顺直省委”。那么,顺直到底在哪里呢?

顺直是顺天府,直隶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一带吧。“顺直省委”曾经有一段非常光辉的革命历史。1930年初,聂荣臻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天津监狱中关押了一批共产党员。监狱里的条件非常恶劣,阴暗潮湿,有一个年轻人不幸得了肺结核,兼有痢疾。在当时看来,那就是不治之症,此人必死无疑了。然而,这个人非但没有死,后来一直活到了95岁,堪称百岁老寿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聂荣臻每月偷偷地往监狱中送两瓶鱼肝油,就这样治好了那个年轻人的病。

这个年轻人叫傅懋恭,当时也就二十来岁。傅懋恭晚年动情地对女儿说:“那个时候组织也非常困难,聂荣臻同志坚持给我送鱼肝油,靠靠这鱼肝油,我才捡了这条命!”

傅懋恭是山西曲沃人,早年学生运动的领袖。1923年,傅懋恭在高君宇的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还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傅懋恭和高君宇一起创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党组织,从事地下活动,1929年因叛徒出卖,傅懋恭被捕,一直被关押到1935年,他在监狱中斗争了长达6年。

毛主席曾评价傅懋恭的这段历史说,“为了斗争,他们拿着命拼”。1937年,傅懋恭正式改名叫彭真。他是新中国首任北京市委书记。后来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正国级。聂荣臻虽然是开国元帅,却并没有当过正国级职务。聂荣臻活了93岁,彭真活了95岁。 本文原载“壶中岁月” 本文原载“文史茶馆”

古人为何说“吃酒”“吃茶”而不说“喝酒”“喝茶”?

这里说的吃茶,不是当古人说的吃茶。湖南很多地方至今还有泡沱茶汤之后,再把茶叶吃掉的习惯。也有用泡的茶叶炒鸡蛋吃的。这里说的吃茶是古人的习惯。中国开始在平时饮茶,是从唐朝开始的。在唐之前的茶都是一种药材的形式存在的。唐朝的茶类似于现在的菜粥,是用来煮着喝的,里面还放盐。到了宋朝,也是先干烘,研磨一下,再冲着喝。因此,那时的茶也是说吃茶。这一点可以从唐、宋留下的文物看到这个习惯。现在这种喝茶的习惯也是在明朝产生的。所以,茶壶这种东西,也是从明朝开始的,不会太早,买古董的时候别被忽悠了。 本文原载“壶中岁月”